



國朝典故  
十

73  
5110  
10

共十三





門丁係  
號 5/10  
卷 13-10

國朝典故卷之十

官職典故

科制四武舉

高麗肅宗置武舉曰講藝齋試取武士其後武學齋生赴舉者少策論雖不合格隨分選取得第甚易諸生爭屬武學武學漸盛將與文學人角立不和朝廷深以為憂仁宗命停罷武學取士及齋號恭聰時生負李穡上書請試武舉以充宿衛恭讓二年都評議使司奏文武不可偏廢本朝只取文科不取武科故武藝成才者少請於寅申巳亥年設武科取通兵書精武藝者永為定武從之

○太祖二年設武科





○太宗八年設武科以備龍虎榜國朝武科始此

○麗朝武舉之制雖未詳知我朝式年之規則寅申巳亥之年與文科同設初試於京中及各道有定額之數隨其舉子矢數多小而出榜翌年子午卯酉之歲聚會八格初試之人試射六兩斤箭騎槍八格然後考講將鑑博議武經中一書四書中一書與大典粗通以上者矢數與講書之數通融合計分等只取二十八人謂之會試又以會試之人親臨試才定其坐次謂之殿試松窩雜記

○古者無武科 太宗朝始設焉故事文武科放榜日賜紅牌賜花酒文武科一等三人別賜皂蓋 世祖朝文科賜蓋武科則賜旗遊街之日癡兒愚婦皆辨其為文武科武班頗

不悅尋罷復舊制筆苑雜記

○世祖六年庚辰巡幸四方所到處必設武科不為初試不限規矩隨其多寡而取之一年通計一千八百餘人至今以武士之不能制馬不能彎弓者必誚之曰庚辰年武科自此武選亦輕矣松窩雜記

○世祖十二年幸江陵五培山駐蹕于御林臺取武士賜第

○世祖朝取武科一千人 上召居末者問曰今世復有才下於汝者乎對曰後榜壯元是才在於臣下者 上大笑擢用其人後果稱職云芝峯類說



○中宗庚辰設科取武士一千好事者稱之曰武士騎牛馳射不中駐牛拔其矢再射之自試官所傳呼曰彼舉子何以駐牛答曰牛方瘦於于野談

○成中兩廟朝別舉之規必以六兩二十步騎射四中講粗通然後叅榜故所取武士猶皆傑然可用至萬曆癸未尼湯介寇邊兵判李珥建議為防戍赴戰之計遂設別舉取武士六百餘人而逐年所取不下各數百人 祖宗朝科舉規法至此蕩然雜色諸軍之稍解操弓者皆得叅焉而 王宮侍衛甲士別侍衛定虜衛之類及外方諸鎮騎步兵水軍新選之額多闕壬辰 大駕西行關西與海西連歲設科癸巳秋全州撫軍所嶺南元帥府與各道所取甚夥自癸巳還都至

丁酉五年之間累設大舉不為講書只取一矢之八名為科舉實同軍目放榜日戴花執牌着繩鞋而徒步者亦多取人愈多而將才益乏松窩雜記



彙

○宣廟癸巳永柔行在取武士二百時邦禁不嚴公私臧獲亦赴試竊科李恒福對客呼奴僕不應恒福曰可惡是漢必赴試去滿堂大笑於于野談

備

○宣祖自關西回臺歷臨延安館舍試守城將士親臨放榜

備

○命軍兵學習鳥銃八於科舉諸技中

備

○成渾疏曰我國之人最重科舉宜於各道特試武科防禦最緊處則分設二三場大舉廣取如平安道例潛伏者盡赴八格則為精兵其餘矢數則各於名下具鄉里居住不得如前漏落亦可為調發之兵矣

○癸巳冬光海以東宮駐全州取武士五百時舉國飢饉餓殍滿路南中赴舉者以米五升買及第於于野談

時全州謁聖設科取文臣十一武臣千六百權標亦承命往

陝川設科取武九百人

日月錄

甲午因李舜臣狀啓取武科百人獬舟師及第上全

○亂後取武科甚廣一榜所取多或至數千或有不解操弓而得叅者或有賤類而得叅者通共數萬人蓋欲其使人興起而無補實用科名亦太賤矣芝峯類記

得倭頭一級者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斬飢民頭認倭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人有作詩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羣中恐血流太守慶遙知有酒願分殘瀝慰啾芝峯類說

備 ○丙申遣近臣于間山島設科試成卒從李舜臣請也



備○壬寅朝議以舟師勤苦設試于慶尚道釜山巨濟全羅道  
鯨島古今島取一萬七千餘人冬朝議以內地之人亦多混  
入請以初試施行改試舟師科取一千六百餘人  
○乙巳以外方武士試射直赴會試者要防北邊別設庭試

○光海初特設武科於咸鏡道不設文科只以武科放榜

○十一年邊事日急分送承旨于諸道設科廣取武士  
以咸京  
難城為合取萬餘人時稱萬科

○仁祖丙子設平安道武科自願赴戰者無論他道皆許赴  
取萬餘人

○丁丑命南漢守埽扈從人勿論公私賤各以一技許赴庭  
試

○具仁屋啓曰經亂以後武科只取弓馬故晚達兵家者反  
不與焉自今稍變舊規兼以講書取人

○崔鳴吉啓曰廣取武士為國家莫大之弊兵額日縮一也  
官爵不遍歸悉朝廷二也名器日輕人不安分三也近日言  
事者徒知赴防之重而不思日後之弊每以廣取為言西路  
設科猶有太濫之歎又欲於三南譬曉校生設其武藝合榜  
於前頭別舉莫重科舉何可以一番試才而許其參榜  
遲川集



○仁祖丙寅別試以臺啓罷榜而武科不罷合於庭試  
○顯宗乙巳大臣以武弁內三廳乏人啓請設科仍設對舉  
文科庭試

○肅宗丙辰庭試初試命分道試取來赴殿試西北嶺南則  
別遣重臣設行卽其地放榜合取一萬九千餘人

景時武科至於一萬四千餘人唱榜時闕庭狹窄依丁丑辛卯  
年例設行於敦化門外備局騰錄

景  
○宋時烈疏曰武人萬科為今日難處之巨弊矣其數近於  
二萬而皆萃於京師以希調用不得則怨京師米貴亦由於  
此而農民漸少臣愚欲依程子鑄解額去利誘之說各使其  
守令試藝拔其尤者以升於兵使兵使又聚而試之而拔其

尤者以升於兵曹兵曹又取以試之以次補官則是數萬之  
人各歸其鄉一邇作農一邇習藝公私京外皆得其便而於  
其賤品之中亦必有可用之人才矣尤庵集

○肅宗丙寅 上曰以今查武科初試榜觀之士夫子弟之  
得參者不過十餘人可用者甚歎何以望將來之任用乎朝  
家用才不擇文武八侍諸臣中如有子弟累人者勸令學武  
宜矣知事申汝哲曰臣每聞傳教出語儕友勸子弟學武而  
一自萬科之後得官甚難多有虛老者且稱武弁則至於蔭  
官亦皆凌侮此所以士夫子身之寧為窮儒不肯就武也右  
相南九萬曰中原科制則有武進士武藝數技之外以平邊  
論治安策試取故八格者雖歎而多可用之才我國亦有講



制而只講音釋便皆得參士夫子身雖能講書而武藝不足  
故常漢之參榜者居多若欲矯弊則稍重科式而節損取人  
之數可矣

備局膳舞

○庚午教曰人臣效忠文武何異而近來武科榜目中絕無  
士夫子孫士族之不事武業可知設廳勸武宜矣

○壬辰始設平安道別武士都試丁酉設江華府壯族義族  
都試戊戌設黃海道別武士都試東萊府別騎衛都試己亥  
設義州江界宣川昌城三和別武士都試

○英宗己酉設江原道別武士勸武軍官都試丙辰設黃海  
道追捕武士都試丙寅設慶尚道別武士都試辛未設京畿  
忠清慶尚全羅黃海江原等道選武軍官都試及黃海道鄉

騎士都試



科制五 新來 四判

古者制馭新來所以折豪士之氣嚴上下之分使就規矩也  
其微物魚則稱龍雞則稱鳳酒則清稱聖濁稱賢其數亦有  
限初出官曰許叅候過十餘日與之同坐曰免新令也非徒  
四館如忠義衛內禁衛暨諸衛軍士吏典僕隸侵毒新屬之  
人凡干貴味皆督微之少或不適雖過一朔不許同坐慵齋  
叅話  
○三館風俗南行負尊其為首上官長敬謹俸之新及第分  
屬者謂之新來侵辱困苦之又徵酒食武藝所以屈折驕氣  
也始仕曰許叅終禮曰免新然後與舊官連坐開筵設酌則  
末官以左手執女手右手執大鍾先呼上官長者三又細聲  
呼者三上官長微應呼亞官則亞官亦大聲應之下官不勝



則有罰上官不勝則無罰雖位高大臣不得坐上官長之上  
與三館間坐呼正一品五大字一品四大字二品三大字三  
品堂上二大字堂下官只呼大先生四品以下後呼先生各  
舉姓而稱之呼畢又呼新來者三又呼黑新來者三黑者女  
色也新來倒着紗帽以兩手負背低首至地就先生前以兩  
手圍紗帽而上下之名曰禮數誦職名自上而下則順銜自  
下而上則逆銜又令作喜形曰喜色作怒形曰悻色言其別  
名使為其狀曰三千三百其侵辱多端不可勝言故榜慶賀  
之日必邀三館然後設宴行禮若有新恩不恭得罪於三館  
則三館不往新恩亦不得遊街三館初到門一負擊鼓唱佳  
官好爵諸吏齊拜應之以手擎奉新恩下上之曰慶賀又慶

父母族親曰生光最後又奉女人而慶之曰乳母又新恩聯  
榜拜謁于議政府禮曹政院憲府諫院成均藝文校書弘文  
承文諸司諸司先生多徵布物以為飲宴之需春時校書館  
先行之曰紅桃飲初夏藝文館行之曰薔薇飲夏時成均館  
行之曰碧松飲

慵齋叢話

免新宴上官長曲坐奉教以下與諸先生間坐人披一妓上  
官長則挾雙妓名曰左右補處自下以上各以次行酒以次  
起舞獨舞則罰以酒至晚上官長乃起行酒衆人皆拍手搖  
舞唱翰林別曲乃於清歌蟬咽之間雜以蛙沸之聲天明乃  
散

慵齋叢話



○宣祖朝李珥啓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但弊習傷教者則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新來汚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舉為念况使之毀冠裂服宛轉泥水中盡喪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登士版則豪傑之士孰肯為世用乎中朝接待新恩頗加禮貌若聞此事則必以為胡風矣 上曰侵虐昉於何代耶珥曰於傳無徵但聞麗末科舉不公登第者多貴家子弟口尚乳臭者故時人目之紅粉榜人情憤激遂肇侵辱云 上曰此可革遂傳教命革四館侵虐新進之習 石潭日記

○我朝新登第者號稱新來四館分隸號稱分館分館之後新隸者夜謁本館先進之門號稱回刺進退出八侵虐困辱惟先進之命殆至旬餘而後始許參坐于本司號謂新來免新夜行之際巡更者無禁行止服色極可恠至以新鬼朝之朴恭漢登第分館不肯回刺崔昌大謂之曰此雖非莊士所屑自係國俗雖前輩名德亦皆不免何至立異論於節目間事取世俗之指點耶恭漢曰不然此是士子出身初程何可強循俗套自甘鬼魅之目乎栗谷請革此弊載之經筵日記近來尹相公趾完雖不自處以道學之士亦不肯為豈有自好之士身蹈此習耶昌大改容稱善而不免強就回刺書後報恭漢曰鬼行既不免而至於嘲詆褻謔亦多隨人同波者



悔不與吾兄同去就也

昆侖集

初朴恭漢與李光佐崔昌大相約吾輩登第勿應新來甲戌別試三人同榜儕友知恭漢素執決無應俗之理初無往呼新來者光佐則南相九萬以座主來呼亦終不應曰大監以大臣為先生教新進不以正已事君之道使為紅粉榜餘習耶九萬笑而許之昌大則以親命不許不得已從俗

崔錫鼎與李光佐書曰程子易傳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近世先進之侵困新來固涉於兒戲而行之既久遂以成俗前輩名人亦皆不免循俗為之今聞左右與朴喬伯遇先生不恭喬伯又過之恐未深究輕重之所在也士所當為不在於此如此小小節目姑此應俗不害為獵較之義益勉

其所宜勉不能無區々之望也

明谷集



議謚

備宗親及文武官實職正二品以上贈謚親功臣則雖職卑亦  
贈謚儒賢及死節人表著者雖非正二品特許賜謚

致事新書

備○大提學雖從二品亦許賜謚儒賢節義外毋得格外陳請

續大典

備○知中樞勾論文蔭武曾經亞卿實職外無得贈謚

英宗朝受教

備○本家先以所撰謚狀呈禮曹禮曹照訖題付奉常寺傳送

私文館定日合座奉常正與諸僚開坐集字應教亦至出所

定謚草輪示可否議定三望移牒禮曹署經于政府兩司自

吏曹八啓受點回公後謚狀還付太常箴置若特教贈謚則

不待謚狀直自私文館定日合坐太常



○我朝初以謚法為重正二品實職以上及功臣追封者外雖有淑行大功亦不許賜謚謚議初自奉常受行狀而列謚名牒于吏曹吏曹會於文館裁定以啓至慎重也應謚者死其家即具行狀送于該司雖平日無功德行譽者不敢不請謚或以煬以荒以惑亦不能辭近世此風頓革初則有物議之家恐得惡謚不為狀請終則并與名臣大功而不為請謚矣識小錄

○改謚鄭熙啓太祖朝

○三金宜謚文長世宗朝

○成廟甲辰朕奉常議金良澈謚曰恭威偏肅齊極備考上問於承政院對曰良澈有偏心之病故謚皆如是 上曰

曩者金國光尹繼謙之謚慮有後弊欲改而未果今有正直之人其朋友以私事請屬而不從則皆云其心偏急朝議靡然從之以正直得偏急之謚其可乎欲改此謚何如政院曰奉常既已定謚改之似難正直之人豈可以偏急稱之大抵以偏急得名者於其所不當為之事偏執強為者也良澈偏急之病想必公論皆然今若改定恐有後弊但於奉常擬進六字中 上裁何如御書恭肅公而出諫聞瑣語

○成廟甲辰十一月奉常擬李繼孫謚曰長敬玠憲 誨人不倦曰長述義不勉曰玠金宗直在經筵啓曰繼孫為永安觀察興學養才至今多中科第者然謂之誨人不倦則失實誨人不倦如金鈞金末則當矣以監司興學而已不自教



誨何以得此謚繼孫為人得宰相體善人君子也不須長字  
亦可得美謚其曰述義不勉恐亦失實曾以罪謗罰而謂玠  
不可上遂書敬憲公而出按聞鎮錄

○國法奉常寺主議謚自中廟中興以來謚議不正持命  
弘文館應教以上徃叅駁議是時謚金壽童曰頃順公柳順  
汀曰武安公政府以名實不副令奉常改議邇來議謚之際  
其子孫奔走干請必欲得美謚而後已故少不稱意輒復追  
改故所議皆不得正有武官叅靖國功張珽者死安彭壽為  
彭壽備考作壽童誤奉常正新謚曰忠烈自是謚無文忠兩字則人皆怪之隄崖雜記  
○中宗命改慎承善謚掌令金千齡正言權達手啓謚號不  
可以私恩輕改請還收慎承善改謚之命上曰承善功在

國家故初欲贈謚以忠復思之謚法非如特恩之例改之不  
可故從該司所議為章成

○改謚林百齡八明宗朝

備○李滉賜謚文純李珥奏謚詳宣儒賢之不待謚狀賜謚

始此

○宣祖朝以卑官追謚者金宏弼謚文獻鄭汝昌謚文敬徐  
敬德謚文康實異典趙光祖亦追謚文正許對請謚柳希春  
上只令賜左贊成而不許謚識小錄

備○孝宗八年宋浚吉疏曰聖明特許臣師金長生之謚所  
司以文敬文元議定夫敬者聖學之基本亦長生所嘗用力  
者斯豈非懿稱也第人之資稟各有所當必得其當然後允



叶公議臣竊想長生真純渾厚寬恕忠和底氣像其所副擬者恰好著題而恨議者之置在第二也斯名一定百世難改苟失其宜遺恨無窮上從之贈謚文元

○肅宗庚申因臺啓改許積祖潛忠貞之謚

述而

備

○英宗朝應教黃景源言奉常正職掌議謚而或有議謚不公者則令應教以上駁議矣近者應教議謚而奉常正無所可否非制也請自令議謚時使奉常正收議定謚以復故規上命此後議謚時以曾經玉堂之人差出奉常正俾與詳議定謚



蔭仕

我國取人之路有三曰文科武科蔭職蔭職則保舉取才公薦里選然後方許注擬蓋二百年不易資級有九品由郎至大夫陞資者必許朔滿朔乃遷稱為仕加國有恩賞而頒及於百官者稱為別加又兄官高不親受恩加者子弟代受之稱為代加別加代加非常典也待滿而遷者必閱數年終經一階故在其理平居官者非有闕閱功勞不得橫遷故筮仕者雖十年猶未得通訓階壬辰以後國家被兵播越急於討賊寸功毫績皆以爵賞糜之由是文武兩途俱涸至于光海朝希恩覲賞罔有紀極

象村量言

○本朝宰臣不由科第進而為禮曹及大司成者姜碩德一



人

○近世未登科而為承旨者鄭仁弘鄭述述以禮房承旨為殿試試官亦異事也頃日康明之以甘盤之勞也洪可臣雖不為承旨任刑判徐仁元為江原監司此外為叅議者綏毅三人 宣祖朝南行為憲府者多亦有敢言舉職者洪可臣為掌令論安汝慶不合為府尹 上怒而適汝慶府尹仍令向以南行人為謹諫 識山錄

○漢山君李孫已卯進士又善方馬 世祖命補宣傳官

成宗元年擢文科為禮曹正郎

○柳順汀孫師弼年六歲以勲蔭例授副司勇 壽谷集



朝叅

備國朝冬至正朝聖節坐正殿受羣臣朝謂之三大朝會立春  
人日當直宰相押班謂之小朝會教省境內有讀教書之儀  
封爵追崇有遣冊使之儀五日一聽政謂之衙日命相謂之  
宣麻

○世宗八年始令百官輪對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班以上  
各以衙門次第每月輪臺

○右議政致任柳觀啓曰每日常叅 上體勞動請間日停  
常叅 世宗荅曰啓意予知之卿老氣勉強請闕予實恨焉  
後日 如有啓事使人啓之卿則安身養府益保衰躬

○世宗謂禮判許稿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絕無俯

東閣雜記



伏之禮對曰中朝之事則天下萬機皆決於帝人衆事煩何暇為禮名臣錄

上前俯伏之禮實非至誠之道故祖宗朝例賜便坐一自貞熹王后垂簾羣臣莫敢仰視之後習以為常至於明良相遇而一向俯伏明廟當筵亦嘗每許便坐矣趙憲疏

趙光祖筵奏與此畧同八經筵典故

仁祖朝金長生曰古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禮請如舊儀上允之大臣惶恐不敢變長生亦不能獨行退而為限賈鑑

宋時烈奏語

○仁祖朝許福疏曰常叅朝叅載在五禮儀逐日御便殿接羣臣謂之常叅間日御正殿朝羣臣謂之朝叅先善烽燧次

告囚徒次告軍政而百官啓辭臺啓政曹除拜皆於榻前為之矣燕山荒淫此禮遂廢而中廟即位三將無識不為更設因循至今臣曾於丁酉年間見史官草冊每日前面必書停常叅三字蓋以為應行而不行也復於上年見之已不書之矣臣不覺淚下碯漢隨錄

○孝廟朝閔昞重疏曰下情之不通久矣頃者常叅之舉誠美事也而在廷諸臣只行拜禮而退有若一時習儀者然此豈臨朝聽政之本意哉世宗朝終朝視事親自詢諮而凡干公事該曹皆得稟斷自夫此規之廢而草記之啓作矣今既復設則各司可啓之事皆宜面啓以備膚裁面啓故例入政院豈可以常叅為一文具而默然而退又有草記哉且常叅



之日罷朝後諸司之官各於本司開坐以其稟旨之事因為  
舉行之地不敢偃然往還者乃是故例云而今則常參之官  
既無稟旨之事又闕坐衙之規此等事亦恐不當也 老拳集

○肅宗丙辰吏判尹鎬啓曰武臣輪對是 聖上一視文武  
慎簡人才之意誠是盛事抑有一事王者之道以親之為本  
臣意以為宗親令監以上亦宜輪回賜對如武臣之例自  
上詢其疾苦各陳所懷以盡敦睦之意似可矣 上曰丙宗  
固有時接見至於外宗則亦有不識面目者自今以後令該  
府書啓其名畫講後一日二人入侍可也 述而

備 ○丁巳憲府啓曰闕庭大小諸臣不得背坐不得拜跪明有  
國典至有杖贖之制此蓋以近於至尊禮有所厭故也謬規

循習閣門外三公宰執會坐之時一品以下進拜於三公之  
前三公坐而不起此豈國典制法之意乎周禮王有三揖之  
禮漢制三公進見則天子御座為之起乘輿為之下蓋上下  
交相敬之道固如是也三公雖尊坐受六卿之拜不無偏上  
疑尊之嫌諸宰僕之禮又非不敢伸私敬之道也請自今  
申明大典二品以下進揖於三公之前三公起揖答禮又言  
內使果到承政院則承旨為之出拜以為敬內使傳命雖可  
敬承旨亦至尊近侍於人豈得輒為拜跪以傷事體請令改  
為相揖之禮以遵大典不得拜跪之義不從

備 ○乙亥舊制賓廳 大臣卿宰次對一月行三次以初三日十  
三日二十三日 上教曰我國之制晉接輔相與樞密之臣



一月之內只是三次雖在平時固已稀闊而况民虞國計到此地頭乎從今賓廳之會更定其式每月以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為日次而三次則原任大臣亦令八采以為聚精會神共做國事之地

備○丁亥特進官閔鎮遠啓曰臣於君無單拜之禮八侍諸臣曲拜元非拜禮乃是不敢直入俯伏肅敬而已先王曾以曲拜失古規有所下教首相鄭太和對以曲拜非禮而近來諸臣作前後揖以具拜此失禮也宜自令申飭先王允其奏矣上曰曲拜只當俯伏而與以此定式

○辛卯景賢堂啓覆時上曰今日筵席不嚴座間呵欠之聲不絕予則以君上而對臣下猶且掩口而呵欠况人臣全

無敬謹若是乎以承旨不為警飭特命推考又以諸臣出入之際殊無趨踰之舉亦多有作聲啜唾者昔在先朝八侍注書崖着紗帽承旨李奎齡至請推考筵席之嚴固當如是矣壽谷集

○英宗四年戊申命常叅以每月朔望定行



除拜陞遷

太宗親裸太室前此親享後例於齋宮除拜享官 上曰親享 宗廟自是常事除拜享官恐為後法遂停之賜終獻官河崙鞍馬奉俎官金承憲替禮安省執禮許稠及諸代言廐馬一匹 寶鑑

○仕加別加代加 詳舊仕

○世宗歎貴賤有命 詳 世宗故事

○在前九官必計朔陞遷如銓曹郎官非滿三十朔則不得遷鄭錫堅自吏曹佐郎陞持平諫院啓以銓郎未箇滿而陞遷不可降為刑曹佐郎 芝峯類說

○宣廟潛邸時曾受史畧於醫員楊仁壽即位命除六品東



班職臺諫啓以訶訟干恩改正更命付上護軍祿以其資級  
不準又以護軍司直陞降而授兩司又以過重論執不允竒  
大升亦啓於經筵

集

○宣祖壬申<sup>年</sup>都承旨朴謹元以親耕事賞加陞品大司憲  
朴應男與謹元相切而廣坐中謂謹元曰不宜以此有賞典  
卽請改正允之癸酉都承旨李希倫以仁聖王后侍藥勞  
內醫提調及醫官并加賞兩司請改正累朝後只醫官允之  
兩司停啓新正言李濟臣以停論為非啓連兩司訖六朝始  
停啓今則賞典太濫而臺諫罕有糾正雖或論啓旋卽停止  
芝峯類說

○宣祖朝唐興府院君洪進由六品二十餘朝拜獻納猶以

驟陞引嫌近來銓郎及言官或逐月陞遷登第未五年超堂  
上未十年致宰相者有之至於五六品守令以微勞躡堂階  
者比之官爵如土末流濫觴日滋月甚矣芝峯類說

○平時通政官以上甚少正二品以上不過十餘員謹備實  
職而已自十許年來爵賞多歧至於超越階級者有之正從  
一品幾五十員從二品以上二百餘員通政則不啻倍之軍  
功納粟醫譯宦官雜類亦有官至一二品者名器漸輕人視  
之不甚貴重為宰相者亦或不能自重上全



備○仁祖朝崔鳴吉啓曰大典吏典六品以上官負仕滿九百日方許遷官 祖宗朝謹守此法六曹即廳佐郎三十朔方陞五品正郎三十朔方陞四品故職事無曠廢之患仕者無驟進之嫌 上從之

○顯宗癸卯瑞興府使李廷機陞拜江界府使備局啓以堂下官擢拜堂上守令非出入三司之人該曹不敢遽爾注擬例也今此政體不當遂改差廷機推考吏堂

備局臚錄

備○肅宗朝崔錫昂疏曰臣謹按經國大典設官分職十考十上者陞叙十考二中於無祿官叙用制法之意此亦可見近來文官堂下作散一百八十餘員蔭官作散叅上四百二十餘員叅下三百餘員武官堂下作散九百餘員前銜甚多而官職有限銓曹知其如此亦無奈何臣詳考舊近官制東班堂下官減省一百二十餘員而初仕之增設亦至一百數十餘員叅上之失祿補完其勢固然至於叅下官則教官監役別檢都事及雜歧直出六品外直長二十二員察訪八員奉事二十六員叅奉七十一員察訪奉事皆由直長而陞出其窠猶來自叅奉而陞奉事則以二十六員之窠當七十餘員之來其路甚狹叅下計仕之規則察訪以三十朔為限直長



奉事叅奉皆以十五朔為限而其中陵官三十朔方得十五朔之仕蓋因齋郎二員遞直之故倍其月數也奉事窳窳而叅奉積滯准朔之後恒過十餘朔而始遷今丙子夏季都目叅奉之准朔未遷者近二十人其寃甚矣生進年三十始仕學生年四十始仕而可用之人未必赴卽入官例多四五十後筮仕積仕七八年始出六品雖有才能學歸於老而無用良可惜也為今之計者莫如減叅下之員而增叅上減叅奉之數而增奉事直長又減齋郎之朔數同於京官然後積弊可少抹矣宜將世室及五廟陵官二員中一員搜作七八品而五廟陵官八員作直長世室陵官十員作奉事則直長凡三十員奉事三十六員叅奉五十三員節次陞遷之際不至

如近日之窒碍察訪八員不必由直長而陞出依前日別檢變通例在驛加仕十五朔而直陞六品則郵官有久職之效直長無窳窳之患矣齋郎朔數之變改雖涉重難以理推之則京官亦有多官遞直而無倍朔計仕之事獨於陵官以兩員遞直之故倍數准朔事涉不均今若減其仕日為十五朔則有疏滯之美而既同京官亦無倖捷之請矣



品階

無品 大君王子 君公主 翁主

東西班 宗親 儀賓 內命婦

外命婦 宗親妻 土官 雜職

正一 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

顯祿大夫 綏祿

王妃母  
府夫人 大君妻

品 輔國崇祿  
大夫

興祿大夫 成祿

貞敬夫人 郡夫人

從一 崇祿大夫

綏德大夫 靖德 貴人

大殿乳母  
奉保夫人 同正

品 崇政大夫

嘉德大夫 明德

貞敬夫人 一品

正二 正憲大夫

宗憲大夫 奉憲 昭儀

郡主 縣夫人

品 資憲大夫

承憲大夫 通憲

貞夫人

從二 嘉義大夫

中義大夫 資義

縣夫人

品 嘉善大夫

昭義大夫 順義

良娣 東宮

貞夫人







正八通仕郎	品承義副尉	從八承仕郎	品修義副尉	正九從仕郎	品効力副尉	從九將仕郎	品	展力副尉
歸典	典資	典藥	典繼	典正	商奏	奏微	奏微	奏微
端人	端人	端人	端人	端人	儒人	儒人	儒人	東官
直務郎	直務郎	直務郎	直務郎	直務郎	直務郎	直務郎	直務郎	直務郎
効功郎	効功郎	効功郎	効功郎	効功郎	効功郎	効功郎	効功郎	効功郎
試仕郎	試仕郎	試仕郎	試仕郎	試仕郎	試仕郎	試仕郎	試仕郎	試仕郎
展勤郎	展勤郎	展勤郎	展勤郎	展勤郎	展勤郎	展勤郎	展勤郎	展勤郎

○世宗二十四年壬戌始行各品行守之法

○英宗乙巳二月壬寅勳籍削罷後其時因勳陞資者并為收資 傳曰通政宋寅明雖以奉血官加資既經方伯則應在通政之科當為仍授右相閣鎮遠啓曰 殿下欲用寅明則日後更拜堂上職何所不可而乃欲仍存苟且之加資耶上曰堂下未有為方伯者故使之仍存矣更思之事體未安加資還收後至丁未七月始除授承旨

時宋寅明以監司削資修撰李真洙陞通政久未拜堂上實職人謂李修撰令監宋監司進賜真絕對云東俗稱堂監堂下官曰進賜



祿俸

備世宗二十二年分四孟朔頒祿自第一科至第十八科

○高麗祿制中書尚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六部尚書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歲三百石最下如國子博士歲三十石如學正祿事助教亦十石我國祿制正一品米粟黃豆并計歲九十八石紬六疋正布十五疋猪貨十張米一張并從九品歲十二石正布三疋猪貨一張礪溪隨錄主辰以後又減於此令則一品歲俸僅六十餘石又無紬布猪貨

○高麗祿俸之制以左倉米十三萬九千七百餘石准給內而宗室百官外而州郡鎮將下而吏胥工匠莫不有祿第一



科祿四百石第二科三百六十石以是為差至十石而止  
芝峯類記

○太祖七年因旱求言命曰唯功臣母妻封翁主外悉停宮  
主翁主宅主女官之祿

景 ○仁祖戊辰戶判沈暉建白減祿為料 日月祿

景 ○仁祖乙酉年間百官領料每年一萬八千餘石軍兵所放  
糧餉幾至九萬餘石稅入太半不足上番御營軍減料放送  
備局膳錄

備 ○仁祖丁亥改定四孟朔祿俸

○孝廟朝比年凶歟備局請減百官祿俸政院大臣繼之而  
不許一則曰忠臣重祿聖人所訓凶年饑歲尤宜愴念再則  
曰御供未減者尚多俟其盡減更議可也惟浮費恣令節減  
三則曰祖宗朝待下之道極其豐厚今不可太薄終不減  
祿經用亦支 誌狀

備 ○顯宗庚戌改定四孟朔祿俸



○肅宗辛酉九月李相尚真又請減百官祿為頒料以補賑  
需 上始難之諸臣申請不已遂命始自今十月朔行之辛  
未又減之 寶鑑

備辛未以三南告饑減百官祿俸米一石代給田米癸酉復舊  
○宋時烈疏曰立價多寡以為官職之美惡可為之甚也本  
朝盛際莫如 中廟已卯而稱其美者必曰立直不入於家  
此乃趙光祖倡以廉恥之道者也今日習俗之苟渝蓋由於  
祿薄而喪廉故臣請復所減之正祿而除其立債

備○肅宗丁丑減百官六品以上祿俸米一石已卯頒百官六  
品以上錢二百文代祿米一石之減

備○辛巳連值函歛財力匱乏以百官四科祿俸分作每朔奴

### 馬散料

○景宗辛丑改定百官祿俸分十三科載於續典而至今遵  
行

第一科正一品米二石八斗黃豆一石五斗

大君則春三  
朔各如一石

第二科從一品米二石二斗黃豆一石五斗

第三科正二品米二石二斗黃豆一石五斗

第四科從二品米一石十一斗黃豆一石五斗

第五科正三品米一石九斗黃豆一石五斗

第六科正三品米一石五斗黃豆一石二斗

第七科從三品米一石五斗黃豆一石二斗

第八科正從四品米一石二斗黃豆十三斗



- 第八科正從五品米一石一斗黃豆十斗
- 第九科正從六品米一石一斗黃豆十斗
- 第十科正從七品米十三斗黃豆六斗
- 第十一科正從八品米十二斗黃豆五斗
- 第十二科正九品米十斗黃豆五斗
- 第十三科從九品米十斗黃豆五斗

間因凶歉而乍減旋復者不為詳錄

○經濟六典有守信田乃備朝官寡妻廩給俾不窮餓改撰大典時取為職田殊失 祖宗忠厚之意

○陸放翁言官爵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時有省官不如省吏之語今視院寫字官食三品祿又受月料及丘吏價合詐祿俸大臣相等制政之不均蓋自古如此 芝峯類說

皇朝祿俸正一品月支米八十八石通計一年則一千四十八石視漢二千石僅半為然斗石之大倍於漢矣以是為差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所謂祿寡於宋者也 上全



追贈

宗親及文蔭武實職二品以上追贈三代父母准已品祖父  
母曾祖父母遞降一等亡妻從夫職

親功臣則雖職卑贈正二品

大王私親之考贈領議政祖贈左贊成曾祖贈判書大院君  
私親之考贈右議政世子私親之父贈左贊成王妃考贈領  
議政世子嬪考贈左議政大君妻父贈右議政王子妻父贈  
左贊成

一等功臣父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二等功臣父贈純  
忠積德補祚功臣三等功臣父贈純忠補祚功臣并封君  
奉命出疆身歿異域者陞品贈職



除職奉承傳未除職前身死者贈相當職

已上並攷事新書

○中朝官制五品以上為大夫故得推恩三世我國惟後二品以上實職者得贈先代至宣祖初年大臣建議朝臣之追贈者許推恩而後父母而不得并贈其所生父母遂為成例蓋出於重宗統之意

芝峯類說

○守二品

### 竄謫

李叔蕃蒙召還配

八

太宗朝

○鄭汝昌謫鍾城初芝庭燎夫每使臣入公館汝昌輒執炬火之役甚恭令則竄謫之人只任便間住而已雖徒年芝屬亦無應役之事頃歲准趙憲謫配驛站吉州過使臣行過必具羽笠前導使臣止之而不聽聞中朝則雖大臣有罪皆配邊遠躬執戍役云

芝峯類說

○盧守慎在瑠島謫中乙卯倭寇犯湖南八島搶掠守慎避寇至光州寇退還八島

年護

○趙憲以通津縣監杖殺囚奴之豪橫者配富平戊寅丁外艱憲家在全浦去配所不滿十里而以法不得奔喪

毛菴集



○英宗乙巳春李真淳謫肅川李真洙謫宣川丙午秋母洪氏在京有疾左相洪致中為言於筵中上命給暇歸省蓋異數也八月遭喪葬期在十月日者言十月有忌宜用十一月真洙曰過葬還謫例也不可以拘忌過期竟以十月葬即行



起復

景國法起復人謝恩赴京并吉服一應朝會勿叅准行出官叅

謁玉色服在家裏服

朝夜起聞

○世宗朝左相黃喜丁憂不出代過數月起復

詳

世宗相

○世宗丁未鄭麟趾丁母憂戊申特起為集賢殿副提學名

臣錄

○世宗御經筵講通鑑至唐環卒丁憂帝命近臣往其第傳起復之命近臣還奏曰哀哀毀罔極臣不敢傳命也叅賢官許誠曰近者起復之命非一臣恐此命屢降則朝士之短喪者多而下之視效者亦從風而靡矣 上曰今後自非大臣不能為有無者勿令起復



○世宗己巳 文宗權總萬機書雲副正金淡遭父喪 上命百日後許令赴京乘傳上送賜米豆十石淺淡木縣團頰一白苧布帖裡一鹿皮靴一外幕一皂色條兒一引見于內仍命往 曆法淡上書辭職諫院啓曰金淡服喪未久而起復授職皆為未便 令曰淡也雖再三上疏辭職還給事上已教之予何有為於其間再啓不允再啓批答○金文節遺福

○宣祖壬辰起復金命元為都元帥

甲午起復李德馨為兵判德馨累劄辭不允德馨不得已起視事

壬辰洪聖民典文衡乙未李德馨典文衡皆以起復人辭遮并詳大提學



官吏歸葬

河崙

○世宗命兵曹曰在朝官吏物故而歸葬其鄉者令所經州郡館驛給車牛送至其家



宦官

太宗十七年傳曰予觀經史宦官雖或有忠於君者而其佞君亡國者率多然宮闈之間不可無此輩也今宦官每以小事欺予之非不知置之於法但無知小豎不可事之譴責也昨夜因有微恙掌膳者不在乃知宦官擅自遣出不可容貸自今政院每夜點檢入直宦官及掌膳者

○世宗傳于政院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不宜授以出納之任予近日視事俾無留滯然近者金壽尚於除授間夤緣詐傳漸不可長已令治罪今後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

○世宗朝集賢副提學崔萬理上書極論宦官着軟脚烏紗帽不合古制依中朝例著冠其言曰自古歷代人主寵任宦



官權傾天下者甚多然不能易其冠者蓋以閹寺之流不可混於搢紳駭人觀聽言甚切至諸宦官側目相視議遂寢筆苑雜記

彙○文宗初即位司憲府上疏曰宦官為國家患其來久矣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間有性識傑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旨趣受命則無將違之患使令則有稱慳之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如飲醇酒嗜其味忘其醉故我世宗教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近者金壽尚於除授間廣緣詐傳漸不可長自今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其所以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可謂至矣今臺諫進言於承旨承旨乃使宦

官轉聞言至三轉豈能盡達其微意乎請一遵世宗故事

凡臺省及大小臣僚進言者或賜親見或令承旨親啓以廣

耳目上嘉納之國朝謨烈

○成廟一日與幸宦五六人語民間事仍命肉諸侍者一宦豎辭不食曰今日國忌不啗肉上曰予以先朝世遠耳汝何乃不情叱退之左右因曰此乃成興隸人也少時樵于山見內官之奉命而過去者乘駟衣祿賜從甚盛即歸家手鈞其腎因以托籍內班上曰不祥之人命除宦籍五山說林



○中廟朝政院啓內班院素有懸板以記規式闔寺之辭廢  
朝撤之請後古制云即命復揭記乃金宗直所作靜庵進奏  
彙○內需司本不設提調用印及用印之後宦官憑公濟私頗  
有作威之弊明宗丙寅兩司啓去其印中外大悅事石澤遺

○中朝內侍冠服與朝紳特別宣廟朝承旨辛應時於經  
筵建白內官服色依中朝改定言雖不行內官等憤疾搆以  
他事幾獲罪凡事變革之難如此芝峯類說

○宣廟朝有一近侍中官受賤歸鄉列邑多款待而禮山倅  
某獨能以法自持定式外無絲毫所加中官銜之欲以計中  
之還白於上曰列邑中某倅待臣皆如定式而獨禮山  
倅以臣昵侍至尊之故遇之特厚迎候境上親執鄙事光  
生閭里秋毫皆上恩也上以某倅為能守法而嘉之  
以禮山倅為媚附中人而鄙之顯加陞斥外議反意其由於  
待宦之厚薄後有筵臣以此陳白者上始覺其誣罔悉以  
中官之變亂黑白狀諭之公私見聞



○宣廟朝李貴為安山郡守內司下人持內旨而來以不曾關由政院監營不為奉承及貴遞歸之後上特命內司凡公事必使關由政院延平日記

○李鳳禎宣廟信任內臣也光海王子地官李懿信密贊遷都交河之義主收議于二品以上皆以為不可主問鳳禎曰予欲遷都廷議不欲其可為乎對曰人主欲為則何事不可為只恐成都而不及遷耳主曰何也對曰佛民情而能成事未之見也故云爾又一日主問太內常苦烟氣先朝亦然乎對曰先朝則正殿外皆鋪栴樓烟何以多主又曰太內甚喧擾先朝亦然乎對曰先朝尚宮以下皆以布襪行殿陛不敢着鞋今則着鞋鞋底加釘曳聲索之安得不喧

主又問汝在先朝甚瘠今則肥健何也對曰此乃聖恩也先王勤於為政夜深就寢鷄鳴又起聽政老奴輩和衣假寐鈴動即起安得不瘦今則晝而時食夜而安眠安得不肥凡此皆諷諫其亦東漢呂強之類歟苔泉雜記

○仁祖反正初副學鄭經世賜對首言宜先罷內需司以示無私龍州集

○崩南士族有天閣者內侍法取之為養子其族屬絕不與通仁祖朝閣之叔父為承旨直闕中閣方籍內府在禁中以所得柑橘若干枚乘夕進之承旨曰南北司不得相通國法也既不受柑橘又不令往來其家終不相面而死承旨之守法如此公私見聞



○孝廟朝徐挺然嘗為太僕正時有一宦者以賞馬帖子賄下輩圖出駕轎上乘挺然覺之重究下輩改給病劣馬宦甚喚之後於大內供奉時與諸豎私語曰向者余受帖子馬於太僕正某為余為內侍欲親厚之特給上等好馬余獲大利矣佯若密詔於其類而故稍舉聲及上聽上適聞而心惡之題其名於殿壁凡有除擬一切斬點外朝莫知也并久後大臣之憐徐者以侍從臣無端廢棄白之上曰此人欲交宦侍擅給御乘非人臣道也大臣駭而退退得其實審知其為巧宦所中欲更白未及而挺然死噫小人之工於逞憾如此人臣立朝褻患之來有非智慮所能防者也菊圃鎖錄

○已丑宋浚吉啓曰內司公事 祖宗朝舊例必關由吏曹

其官府一體杜弊防患之意誠非偶然十數年前吏曹簽押之際猶知其何問而今則執筆占位署惟謹不復問其公事實如何而但任內司官所為種種違法厲民之事幸由於此

同春集

○肅宗乙卯十一月武科一所內侍金徹文等三人以內侍府尚門書筆子赴舉其中一人入格試官啓請保舉人及入門官及徹文等並令攸司推治 上命錄名官推考赴舉子以冒入場屋之罪論之述而

○乙卯南九萬疏曰朝晝晨夕之間 殿下之所與處者可知也萬機酬酢之繁嬰於前則顧問使令之事不得不時及於左右稔熟之人 殿下雖嚴加勅束不少假借且於政令



之間獨運神斷使不敢有毫之叅錯而俯仰唯諾之間已足以移 殿下之意昔臣歷觀前代人主初則以為狎習而易制也中則以為親近而可信也終則至於禍成而不可悔無不害于身凶于國千古滔々若出一轍葉泉原疏為宋浚吉辨記

○肅廟丙寅四月書講執義徐宗恭言陵幸 還宮時駐駕教塲太僕正以進鞭立駕後小宦詬罵有同奴隸擠排迫逐幾至赴地悻慢之習不可不徵請令查治 上命先罷後推宗恭又言我朝家法唯中間無越法度最為美制 宗社靈長亦有所賴而黃昌副尉家護喪中使因事書啓請推揚州牧使何敢踰越規制輕視朝士若是無嚴戒請罷職不叙上難之曰諸邑皆送後丁揚州人不至書啓言此事請推一

事蓋由於不識規例耳宗恭曰為中使者但當據實陳啓以俟處分而已楊牧爵秩不早渠安敢乃爾此等事每示顧護之色臣實悶之 上曰予只言事狀而已謂之顧護是不知予本意仍從之 寶鑑

○肅廟庚寅教曰內需司之獄如漢北寺獄流來雖久心常未安自令罷內司獄 寶鑑

○校理李真儉疏曰內需司其設雖久國家服飾器用厥有正供倉廩府庫莫非其有不宜置內藏犯王者無私財之戒且內司屬官甚夥一官屬人又不知幾輩今曹出都門黃緣作勢剝民流毒利歸於己惡歸於國亟以罷之 上褒荅以不果用 行狀



○宦者為物朽腐凶穢實非人類而娶妻居室有同平人妻或不謹罪以失行是豈合於天理人情乎違情悖理莫過於此恐非聖人之法也

松窩雜記

掖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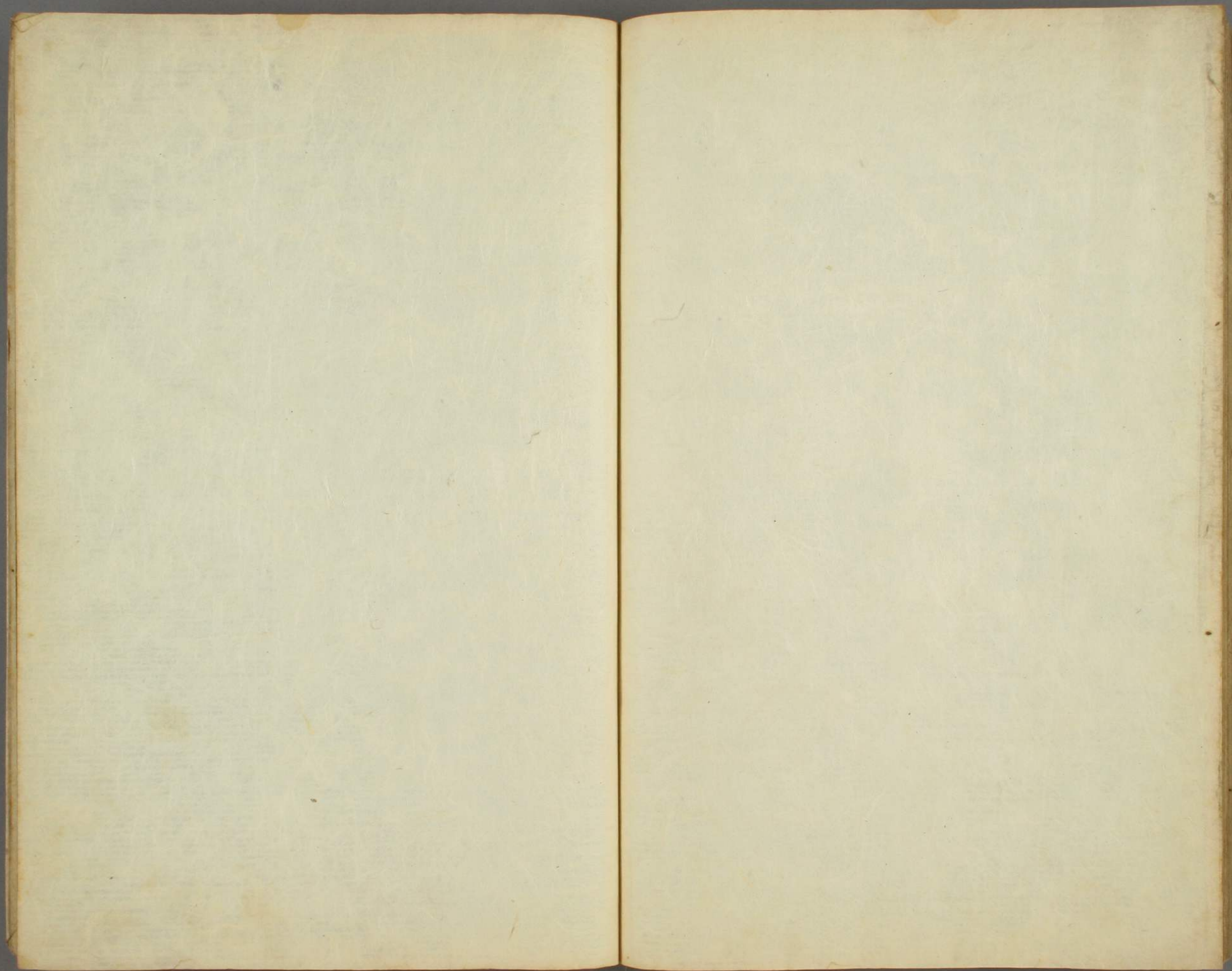
仁祖朝增置武藝別監為四十人 爾宗乙卯教以輦下精兵其數甚少加設二十 英宗戊辰加設四十以充百額

○英宗丁未宋寅明啓曰 宣廟朝保母乘有屋輜入闕中宣廟命撞破屋輜至今傳為義事 孝廟朝引接諸臣之際掖隸輦皆面無人色罷出後始定 祖宗朝防閑近習如彼其嚴矣

上嘉納

杏湖日記







吏胥徒隸

彙吏胥有祿俸歷代皆然而國朝吏胥無給祿之規有去官之制然不得陞遷更無生理其畜綠欺罔弄法作奸固其所也自壬辰變後吏額減縮權給月料而議者猶惜經費欲加裁削亦不知其可也

芝峯類說

彙○法典內諸道驛丞以書吏積仕勤苦者差遣而金安老為吏曹判書時改驛丞為察訪盡以門蔭子弟除授由此吏胥之職惟渡丞而已非法典本意

芝峯類說

○凡官署之隸在京者供身司之役在郡縣者刑曹檢其額歲定其數番上於京充百僚之丘史名為選上奴其初跟馬趨走供使受耳後漸收其隸布勢不可禁則載於國典月不



過收卉布兩端今則卉布漸賤三倍督徵貧人不能堪欲自  
供役則閹人蒼頭百般侵苦納價而後已大官之職魚四五  
局者選上奴無慮五六十人太半收價則月常得百餘疋以  
資飲牒之費有一大官腰腹膨臍一奴戲謂其友曰相公腹  
貯何物而其大如是其友曰活吞下如許我輩能不大乎諛  
聞填錄

鄭光弼議送上奴入

中宗朝

仁祖撥亂初李聖俞為司諫達白悉遣送上奴歸郡

荷潭錄

○成石因為禮判啓曰判書長於六部而率皂隸一人與下  
官無異請加一人上允之判書西皂隸自成石因始  
肅齋

最詰成石因靖平公即成倪曾祖

○曹植戊辰封事曰自古權臣擅國者有之戚里專國者有  
之宦寺專國者有之未聞吏胥專國如今之時政在大夫猶  
不可况在吏胥乎公卿大夫濟濟先後而相率而歸政於僮  
隸至於軍民庶政邦國機務皆由此刀筆之手財聚於此民  
散於外雖莽卓之奸亦未嘗有此也南宜集

曹南冥云朝鮮以胥吏亡國可謂痛切至于今日胥吏之  
害滋甚為官者朝更暮遶席不暇暖而胥輩從少至老任  
事自若操縱伸縮專在其手非止竊簿書盜財物而已類說

彙 ○趙憲疏曰臣聞中朝內自府部掾吏外至鎮邑胥吏凡仰  
於官者如皂隸牢子之屬莫不有月俸銀二兩半而一人在官則



在家子弟雖至四五皆不定役云此實成周府吏胥徒祿同  
下士之意也我國則內自書吏皂隸典僕外至衙典書自使  
令等日不離官其苦莫甚而了無一錢之所及既不暇治農  
又不能為工為商而其衣其食畧無出處此所以欺官弄術  
怵民要貨窮簿盜財入倉偷粟不顧廉恥者也

重峯集

○宋時烈疏曰府吏胥徒實耗國之大盜不可不汰省今兵  
曹判書南九萬汰去者近百誣謫朋興然其利益則已不貲  
矣伏願亟令諸曹一例汰省焉時俗之語曰掀天動地者不  
可下手蓋謂市井吏胥也此輩聯通禁掖實操祿福之權不  
可不知也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有云朝紳有與市井吏胥  
交好輒阻清望今日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為生

故能自拔於頽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罹罪罰請囑四至極

可寒心

九庵集

彙 ○郎官各帶書吏為陪獨兵曹陪郎官者利取優朮之者焦  
唇汗面拆趾而爭先焉銓曹注擬兵郎之際年少美容合陪  
吏者褰裳林立待點下善走者得之如一時駢至則先脫冠  
投之門內者得之此吏中故事也昔銓望之擬沈友正叅首  
閔夢龍叅副沈家在南門外閔家在大學傍及點下于沈點  
吏高聲誣之曰閔某受點諸吏皆向太學走一吏直走南門  
南門樓又有一吏先候望見紅衣者自松峴顛倒而來遂先  
往既八門良久諸吏脫冠爭門士大夫亦官亦類此昔有銓  
曹判書家金貂滿堂皆嘔嚙莫敢先登有蔭官末至先諸客



發言：訖即去判書大喜先官其人吁此其南樓之吏也於

各衙門跟隨代立者微價布於本身甚濫朝廷議令該曹  
收直分給任虎臣啓曰此非所以養廉也其待士大夫不已

薄乎

松窩雜記



